

天神與修羅，孰增孰減？（二）

／高明道

至於以上介紹的巴利契經資料該如何理解的問題，暫且也許可以這樣說：據前面的推論，“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一句跟隨著古老的傳說編入《長部》*Mahāgovindasuttam* 之後，進一步也用在該部 *Janavasabhasuttam* 和 *Sak-kapañhasuttam* 上。如此一來，它就具備了套語的性質，並形成了《長部》的特點之一。《增支部》的“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pa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與“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issanti, parihāyissanti asurakāyā”，則是建立在《長部》套語的基礎上擴充改寫的。儘管只有那麼一個出處，尚未獨立構成套語，但仍堪稱《增支部》在用語、思想上獨特的地方。這樣的推理——尤其說《增支部》此處出現年代晚於《長部》三經——是以用詞、形式、句法和文脈為主要判斷依據。也就是，語詞方面，《增支部》¹參照“paripūrenti”，在原來的“hāyanti”冠上前綴“pari-”，讓“parihāyissanti”、“paripūrissanti”這兩個動詞看起來對稱。在形式上，“hāyanti”本來是“jahanti”（「留下」、「遺棄」、「捨棄」等）的被動式，但也含不及物「（逐漸）減少」、「衰弱下去」、「消失」等主動意義²——這也是上面援引全部譯本所反映的理解——，語法上的未來式自為“hāyissanti”，而“paripūrenti”是“paripūranti”（「……本身變得滿滿的」）的使役式，表達及物「使滿」、「填滿」、「讓……更滿」、「增加……」等義，未來式應該作“paripūressanti”。結果，《增支部》用“paripūranti”的未來式“paripūrissan-

ti”來取代“paripūressanti”，等於把及物改成不及物，無疑企圖讓兩句話顯得更加規律、整齊。至於句法，則多出對仗的文句“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pa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來與“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issanti, parihāyissanti asurakāyā”相搭配，製造正反二面平行的效果，也帶動了整段內容的補充，好讓天神在歡喜之外也有機會憂愁一下。

總地來說，不管是語詞的使用或語法形式，還是經文的句法與結構安排，《增支部·四大天王經》都十分清晰保留了被編輯過的痕跡。因此，說其形成是從《長部》契經獲得靈感，應該沒錯。這還有一個重要的佐證：安插在上文所論《長部·小品》第五、六、八諸經之間的第七經——*Mahāsamayasuttam*——開頭描述有四位淨居天的天神來到釋尊面前，各自唱偈頌。其中最後一位則表明：誰歸依了佛，都不會到苦趣；這些人捨棄人身之後，會讓天眾增加。³在此就出現跟五、六、八三經用詞相應的使役式“paripūressanti”，而且以單數的「天眾」為「讓……更滿」的對象！Rhys Davids 夫婦英譯本的“Who in the Buddha refuge take, They shall not go to woeful doom. When they put off this human frame they shall fill up the hosts in heaven”⁴，Walshe 本的“Who takes refuge in the Buddha, no downward path will go; Having left the body he’ll join the deva hosts”⁵，Thanissaro Bhikkhu 本的“Those who have gone to the Buddha for refuge Will not go to the plane of woe. On discarding the human body, They will fill the hosts of

the devas”，⁶德譯本“Wer irgend auch sich dem Erwachten zuneigt, Er wird nicht mehr durch Höllenreiche wandeln: Den Erdenleib verlassend einst In Götterkreise kehrt er ein”⁷，儘管在單數、複數的處理並不統一，但句型的理解大體一致。要注意的是，《長部》*Mahāsamayasuttam* 開頭天神獻偈這段，在《相應部》就當作獨立的小經（*Samayasuttam*），換句話說，拙文關心的第四頌在現傳巴利經藏有兩個出處。其中得留意的是西文譯者對《相應部》的處理。英譯的理解和《長部》相差不遠，如較早期的 Rhys Davids 夫人譯本跟《長部》譯文唯一的不同在於把“the hosts in heaven”改為“the hosts of heaven”⁸，或如近期的 Bhikkhu Bodhi 譯本所作：“Those who have gone for the Buddha for refuge Will not go to the plane of misery. On discarding the human body, They will fill the hosts of devas.”⁹問題出自德語本的“Sie alle, die bei dem Buddha ihre Zuflucht genommen, Nicht werden die auf die Stufe niedriger Daseinsform kommen. Haben sie aufgegeben, ihre menschliche Gestalt, Werden sie einen himmlischen Körper annehmen.”¹⁰竟把“devakāyam”看成「天的身體」！

這首分別見於《長部》和《相應部》的歌很顯然也是編輯的結果：文體偈頌化，而內容佛教化。其中，長行的散文體改為可歌唱的詩文的現象，一望即知，在此無須多加著墨，但所謂意義上的轉變，倒有必要加以說明。《長部》的套語“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巴利的注、疏一律不解釋。這有兩種可能：一即意思原本分明，聽讀立即知曉旨趣。倘若補上注釋，反而覺得多餘，受到干擾。二乃編纂注解的古德畢竟活在隔經典編輯已遠的時空，當然不可能對古籍中每一詞句都

有把握，所以在不清楚的情況下，除了硬擠出一個勉強的「釋義」之外，自有模糊過去的選擇。據上文資料可知，天和阿修羅的對立屬於上古阿利安人的信仰內容，與佛法本身無關，而可能最早用到“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的《長部·小品》第六經（*Mahāgovindasuttam*），主體內容也是一個佛教之前早已有、只是多少經改寫的古老故事。因此，將《長部》獨有的套語“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看成是出自古早阿利安人信仰、後來才順便納入佛典的句子，就可以說明釋氏的注釋家何以理解上遇到瓶頸。

當然，《Mahāgovindasuttam》的編者在情節的安排上已經下了點佛化工夫，因為三十三天在那吉祥時刻——步入雨季十五齋日之月圓夜¹¹——集聚天上善法堂內，歡喜、十分高興、充滿喜樂¹²地道出“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其緣故在於有天剛不久生到三十三天，卻因生前在世尊那兒修梵行，所以身體的光澤與美麗遠遠勝過其餘諸天。¹³這就是用業果的觀念，將新天的出色和前世的修行聯繫在一起，順便也把佛扯近來。問題在於這樣的描述跟古早文句的語義完全脫節。編者大德接著請帝釋天出場隨喜，不過相當意外地，隨喜的對象並非原本在佛跟前出家修道的新生天神，而是老天眾——帝釋天隨喜他們的喜悅，且在偈頌中還把它說成是禮敬如來和法的善法性¹⁴等等。這類語詞或概念用在一部契經上本不足為奇，但現傳本*Mahāgovindasuttam*的敘述方式難免給人不協調的感覺。此文脈斷層的印象又因三十三天聽了帝釋偈後，極其興奮地再次宣稱“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而獲得進一步的加強。

《長部·小品》第五、第六經的

情形大致如此。到了第八經，套語就放在釋提桓因口裡，變成報告中轉述的必然法則，單調乏味。原本十分感性的氣息蕩然無存，只是概念更深一層簡化、佛化，亦即不再涉及修梵行，且將天眾的增廣和有佛出興於世更加密切地結合一起。前面所提、見於《長部·小品》第七經（*Mahāsamayasuttaṃ*）和《相應部》*Samayasuttaṃ* 那首偈頌是同一發展趨勢下的產物，平鋪直敘出一個道理，並無特別色彩可言。不同的倒是（一）用籠統的「惡處境地」（“*apāyabhūmi*”）來取代具體的「阿修羅諸眾」（“*asurakāyā*”），徹底革除原本的信仰要素；（二）把宗教生活的條件從修梵行降低到趨歸依佛。當然，天神這樣唱，給了一般善信莫大的鼓舞，可是專攻煩瑣義理的論師看到此偈，冒一身冷汗般趕忙在注釋裡加一條說明，免得有人太天真，照字面上的意思以為光是歸依佛就有生天堂的保障。¹⁵於是注解特別指出，偈頌裡的“*gatāse*”指“*nibbematikasaraṇagamanena gatā*”。¹⁶意思儘管不好懂¹⁷——暫且試譯為「已以不懷疑的歸依而趨歸依的」——，但最起碼發揮一點遏阻作用，讓人當下感到這邊講的不是隨隨便便趨歸依，而有深層蘊含。後來，編寫疏的大德就慈悲，講得清楚多了，先告知讀者“*gatāse*”這個罕見的形式¹⁸等於常用的“*gatā*”（是已經趨〔歸依〕的），並補充在此談的趨歸依已完成，所以不是「要趨歸依」的問題，接著便針對注裡的“*nibbematikasaraṇagamanena gatā*”表明是指「出世間的歸依」。¹⁹不僅如此，疏還提到這樣的人必然讓天眾增加，而不會去惡處境地。²⁰讀者依此大概會開始推理：既然強調必須是出世間的歸依才能有這樣的效果，那麼，非出世間的歸依就應該沒有那麼靈，不過疏上再加一句，表示這意思是說，以世間的歸依趨歸依佛的人，

一定不會到惡處境地，而且如果還加上其他內在資糧²¹，捨棄人身之後，也將增廣天眾。²²

巴利藏經裡，圍繞著“*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的出處明顯集中在《長部》，即「最原始」的《長部·小品》第五、第六兩經（編輯史上第六經此段可能比第五經早）、走向淡化的第八經以及佛化最深的第七經。後者另外也編入《相應部》，當作 *Samayasuttaṃ*，而以原型為基礎（包括特殊時日的記載）、有系統地改寫、摻雜更多神明信仰的還有《增支部·三法篇·前五十經·天使品》的《四大天王經》（*Catumahārājasuttaṃ*）。巴利聖典呈現的樣貌大體如此。有了那麼一個初步的認知，接著就進一步探索漢譯佛典所反映的狀況。先從《長阿含》著手，找對等於《長部》*Mahāvindasuttaṃ* 的修多羅。該經叫做《典尊經》，且在本文關心的內容上，的確也有一段文字假借樂神的口吻，描述三十三天的集會、釋提桓因的偈頌以及諸天重複的關鍵句，可以拿來跟巴利傳本一一對照。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譯的《長阿含》經文如下：「一時忉利諸天集法講堂，有所講論。時四天王隨其方面，各當位坐——提帝賴吒天王在東方坐，其面西向，帝釋在前；毘樓勒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釋在前；毘樓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東向，帝釋在前；毘沙門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釋在前。時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後我坐。復有餘大神天，皆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使彼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時諸忉利天，皆踊躍歡喜，言：『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爾時釋提桓因知諸天人有歡喜心，即為忉利諸天而作頌曰：『忉利諸天人 帝釋相娛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法²³ 諸天受影福 壽色名樂威 於佛修梵行 故來生此間 復有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復殊勝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法」。爾時忉利諸天聞此偈已，倍復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²⁴

當然，在故事的表達上，漢譯的《長阿含》有些細節跟巴利傳本不一樣，例如單單說「一時」，而不標誌殊勝時日，或如直接敘述「釋提桓因知諸天人有歡喜心，即為忉利諸天而作頌曰」，並未特地表明隨喜的意味，等等。不過三十三天的關鍵句前後兩次都固定出現，這一點就沒有出入，而有趣的是，該句在《長阿含》上使用的次數遠比在巴利《長部》多。這是值得注意的。兩部佛經叢書共同的地方，除了 *Mahāgovindasuttam* / 《典尊經》外，尚有 *Janavasabhasuttam* / 《闍尼沙經》和 *Sakkapañhasuttam* / 《釋提桓因問經》。前者——也就是《長部·小品》第五經——《長阿含》編到《典尊經》後面²⁵，合乎本文推理的編輯歷史順序。

《闍尼沙經》相關內容和《典尊經》一致，不過帝釋天說完偈頌後，不重述天神喜悅之事，所以本經關鍵句只有一個出處：「復有餘諸大神天，皆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增益諸天，受天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時諸忉利天，皆踊躍歡喜，言：『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²⁶照印度語文佛典的習慣，此段文字跟《典尊經》中對等處應該一模一樣，質言之，從《長阿含》文字上的變化可窺出佛陀耶舍與竺佛念帶領的翻譯小組在修辭上所下的工夫。至於《長阿含·釋提桓因問經》的情節和用語，很容易跟《長部》*Sakkapañhasuttam* 對照。中文的部分則是：「帝釋白佛言：『昔者我

以少緣與忉利諸天集在法堂。彼諸舊天，皆作是言：「若如來出世，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今我躬見世尊，躬見自知，躬自作證：「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²⁷情況與《長阿含·大會經》相反，因為對等巴利本 *Mahāsamayasuttam* 上的關鍵句雖也改寫過，但其間淵源仍然分明，而《長阿含·大會經》裡天說的偈頌「諸歸依佛者 終不墮惡趣 捨此人中形 受天清淨身」²⁸卻跟「增益諸天眾」脫離了關係。

《長阿含》多出的關鍵句見於三部經。首先，剛已提過的《典尊經》另外還載兩段相關文字。第一段緊接在釋提桓因宣揚了偈頌，三十三天更加歡悅之後：「釋提桓因見忉利天歡喜悅豫，即告之曰：『諸賢！汝等頗欲聞如來八無等法不？』時忉利諸天言：『願樂欲聞！』」²⁹於是帝釋天就詳述如來八無等法。結果，講完了，「時忉利天作是說言：『若使世間有八佛出者，當大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時忉利天言：『且置八佛！正使七佛、六佛，乃至二佛出世者，亦大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何況八佛！』時釋提桓因告忉利天言：『我³⁰從佛聞，親從佛受：欲使一時二佛出世，無有是處。但使如來久存於世！多所慈愍，多所饒益，天人獲安，則大增益諸天³¹，減損阿須倫眾！』」³²這段文字裡，關鍵句前後出現三次。對照巴利傳本，故事雖大體一樣，但細節上有差異：漢譯本「時忉利天作是說言」的描述未帶有任何情緒較濃厚的成份，而巴利本的表達卻說那些天「更加歡喜、高興、充滿喜樂」³³；中文「時忉利天作是說言……時忉利天言……」，前句的「忉利天」跟後句的「忉利天」照語法邏輯應該指同一群天，但這樣一來，故事的發展就不怎麼順，而《長部》明確地說「有些天……有些

天……」³⁴，自是不同天群；中文期待的佛從八位降到二位，巴利本只是從四位開始；天的想像，《長阿含》的重點在「若使世間有八佛出者，當大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而 *Mahāgovindasuttam* 的措詞是：「啊喲，各位！但願有四位正等正覺者出現在世！但願他們跟世尊一樣說法！這應該是帶給大眾利益，帶給大眾安樂，出自對世間的悲憫，給人、天饒益和安樂！」³⁵針對一時不能有二佛的說法，釋提桓因在《長阿含》引述佛當資料來源（「我從佛聞，親從佛受」），而巴利本只是用三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來強調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³⁶；中文本中，帝釋天所謂「但使如來久存於世！多所慈愍，多所饒益，天人獲安，則大增益諸天，減損阿須倫眾」，《長部》作：「啊喲，各位！希望世尊能夠長期、長久留下，沒有疾病，身體好！這應該是帶給大眾利益，帶給大眾安樂，出自對世間的悲憫，給人、天饒益和安樂！」³⁷

《典尊經》第二段多出關鍵句的文字出現在下一個段落：大梵王化現為童子，為三十三天說跟帝釋天一樣的偈頌後，「時諸忉利天語童子曰：『吾等聞天帝釋稱說如來八無等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時梵童子語忉利天言：『何等如來八無等法？吾亦樂聞！』時天帝釋即為童子說如來八無等法。忉利諸天重³⁸聞說已，倍復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是時童子見天歡喜，復增欣躍……」³⁹在巴利本裡只提及梵天聽了如來八無等法很高興⁴⁰，但沒有談到諸天更加興奮。足見，《長阿含》的 *Mahāgovindasuttam* 傳本——亦即《典尊經》——比起巴利藏傳本更喜歡「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故事裡一有機會，就把它穿插進去。如果說該關鍵句在「阿含」、「尼嚩謁」中是《長部》／《長阿含》的特色，就可以進一步

縮小範圍說，《長部》／《長阿含》中最具此關鍵句特色的無非就是 *Mahāgovindasuttam*／《典尊經》，而兩種傳本中又以《典尊經》為第一。

- 1 在此說《增支部》是簡化的表達方式，避免冗長的文句一再重複。所指的當然是「編輯了納入《增支部》（無論是現傳本還是其前身）、如今命名為《四大天王經》裡的這段經文的大德」。
- 2 參 T. W. Rhys Davids、William Stede 合編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21) 第 730 頁。
- 3 原文作 “yekeci buddham saraṇaṃ gatāse na te gamissanti apāyabhūmiṃ/ pahāya mānusam deham devakāyaṃ paripūressanti/”。
- 4 見 T. W. and C. A. F. Rhys Davids,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Dīgha Nikāya. Part II* (Vol. III,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0) 第 285 頁。
- 5 見 Maurice Walshe,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第 316 頁。
- 6 見 Thanissaro Bhikkhu 譯 *Maha-Samaya Sutta: The Great Meeting* (<http://www.accesstosight.org/tipitaka/dn/dn.20.0.than.html>, 2010.06.08)。
- 7 見 *Dīgha Nikāya - Die Längere Sammlung* (<http://www.palikanon.com/digha/d20.htm>, 2010.06.15)。
- 8 見 C. A. F. Rhys Davids 譯 *The Book of the Kindred Sayings (Samyutta-Nikāya) or Grouped Suttas. Part I. Kindred Sayings with Verses* (*Translation Series*, No. 7)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1999 reprint of the 1917 ed.) 第 37 頁。譯者在第三句 “this human frame” 後加注說：“The persistently animistic language of even these ‘higher’ gods is note-worthy. B. is garrulously imaginative—or the tradition he hands on is so—about their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on this great occasion.” 講得客氣，頗令人費解。
- 9 見 Bhikkhu Bodhi 譯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第 116 頁。
- 10 見 *Samyutta Nikaya: 1.31-40 Devatā-Samyutta - Von den Devatas. 4. Satullapakāyika Vagga - Der Abschnitt von den Satullapa-Devatās* (<http://www.palikanon.com/>

- samyutta/sam01_40.html#s1_37 , 2010.08.17)。
- 11 即“tadahuposathe pannarase vassūpanāyikāya punṇāya punṇamāya rattiyā”。上文誤作「自恣之日」，應以此為準。
- 12 原文作“attamanā honti pamuditā pītiso-manassajāta”。
- 13 巴利作“ye te bhante devā bhagavati brahmacariyaṃ caritvā adhunūpapannā tāvatimsakāyaṃ, te aññe deve atirocanti vaṇṇena ceva yasasā ca”。
- 14 即“tathāgataṃ namassantā dhammassa ca sudhammataṃ”。
- 15 原來講修行的一首樸素的歌，在注釋家眼裡蘊藏了嚴重的佛學問題，但可注意的是：近代緬甸高僧 Mahāsī Sayādaw 講經說法時，依此偈頌主張即使是孩童，只要他學會透過信心和歸依造福德，就可以避免墮入苦趣，且有保障生到天界。參 U On Pe (Tet Toe) 譯、Mahāsī Sayādaw 講 *A Discourse on the Sammāparibbājanīya Sutta* (<http://www.aimwell.org/Books/Mahasi/Paribbajaniya/paribbajaniya.html>, 2010.08.17)。
- 16 《長》與《相應》二部注釋在此一致說“tatha gatāseti nibbematikasaraṇagamanena gata”。至於所謂「出世間的歸依」，Bhikkhu Bodhi 上引書第 370 頁第 85 注說最起碼成就了初果。
- 17 “nibbematikasaraṇagamanam”一詞在一切巴利語注、疏中，只有在這個上下文裡出現。
- 18 經、律、論裡，“gatāse”僅僅在這個偈頌裡用到，無其他出處。
- 19 此處，兩部的注仍然極像。以《長部》注為例，原文作：“gatāseti gatā eva, na pana gamissanti parinīṭṭhasaraṇagamanatāti. lokuttarasaraṇagamanam adhippetanti āha nibbematikasaraṇagamanena gatāti。”
- 20 即“te hi niyamena apāyabhūmiṃ na gamissanti, devakāyaṇca paripūressanti”。
- 21 “paccayantarasaṃvāye”一詞純然屬於疏的語言層次，既不見於三藏，又未為注釋所用。Bhikkhu Bodhi 上引書第 370 頁第 85 注把它解讀成「其餘適當的條件」(“other suitable conditions”)。
- 22 參巴利原文“ye pana lokiyena saraṇagamanena buddhaṃ saraṇam gatāse, na te gamissanti apāyabhūmiṃ, sati ca paccayantarasaṃvāye pahāya mānusaṃ dehaṃ, devakāyaṃ paripūressantīti ayamettha attho”。
- 23 據《大正藏》翻勘注，「最上法之法」一句，木刻藏經都作「最上法之王」。茲參考巴利本“dhammassa ca sudhammataṃ”，從日本《聖語藏》天平寫本。
- 24 見 T 1.1.30 b 18-c 12。
- 25 兩部經分別是《長阿含·第一分》第三、第四經。
- 26 見 T 1.1.35 a 25-b 1。
- 27 同上，63 b 27-c 3。《長阿含》只有這兩個地方，關鍵句的「阿須輪眾」寫成「阿須輪眾」。
- 28 見 T 1.1.79 b 26-27。
- 29 同上，30 c 12-15。
- 30 據《大正藏》翻勘注，「我」字下，《宋》、《元》、《明》三本有「親」字。
- 31 據《大正藏》翻勘注，「天」字下，《宋》、《元》、《明》三本有「眾」字。
- 32 見 T 1.1.31 a 9-17。
- 33 即“tena sudam bhante devā tāvatimsā bhiyyoso mattāya attamanā honti pamuditā pītiso-manassajāta”。
- 34 原文作“ekacce devā... ekacce devā...”。
- 35 參巴利語“aho vata mārisā cattāro sammāsambuddhā loke uppajjeyyūṃ, dhammaṇca deseeyyūṃ yathariva bhagavā. tadassa bahu-janahitāya bahujanasukhāya lokānukampāya atthāya hitāya sukhāya devamanussānanti”。
- 36 “atthānam kho etaṃ mārisā anavakāso, yaṃ ekissā lokadhātuyā dve arahanto sammāsambuddhā apubbaṃ acarimaṃ uppajjeyyūṃ, netam thānam vijjati” 在巴利文獻幾乎是定型句。
- 37 即“aho vata mārisā so bhagavā appābādho appātaṅko ciraṃ dīghamaddhānam tīṭṭheyya. tadassa bahujanahitāya bahujanasukhāya lokānukampāya atthāya hitāya sukhāya devamanussānanti”。另參《大事》“atha khalu śakro devānām indro bhagavato aṣṭāv āścaryādbhūtaṃ dharmam bhāse // yadā khalu māriṣa bhagavān arhaṃ samyaksambuddho loke utpanno hāyanti āsurāḥ kāyā divyā kāyā abhivardhanti”，見 Klaus Wille 2005 年修訂板 *Mahavastu-Avadana* (http://www.sub.uni-goettingen.de/ebene_1/fiindolo/gretl/1_sanskrt/4_rellit/buddh/mhvastuu.htm, 2010.08.17)。
- 38 「重」，據《大正藏》翻勘注，《高麗藏》作「童子」。茲從《宋》、《元》、《明》三本。
- 39 見 T 1.1.31 b 11-17。
- 40 所謂 tena sudam bhante brahmā sanaṅkumāro attamano hoti pamudito pītiso-manassajāto bhagavato atthā yathābhucce vaṇṇe sutvā。